

言语行为理论：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折射

高歌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普遍发生了转向，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观被认为是这一时期不可逾越的巅峰。在这种哲学观的影响下，奥斯汀和塞尔逐步从全新的视角探讨语言哲学问题，建立并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本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角度出发，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背后的语言哲学思想，并指出了两者在语言的意义及存在方式上的契合点。

关键词：言语行为；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游戏；生活形式

作者简介：高歌，女，讲师，硕士。（浙江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1) 03-0084-04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普遍发生了转向，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独树一帜，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及“生活形式”理论在探讨语言的意义，语言的存在方式上为后来语言哲学和语用学的发展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哲学家奥斯汀和塞尔在这种理论的大背景下创立并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是语言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它打破了传统的静态语言研究模式，为语言与人及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开创了新的领域。

一、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

前期维特根斯坦十分看重语言与逻辑的关系，他认为：“给出命题的本质，意味着给出一切描述的本质，也即给出了世界的本质。”^[1]这反映出在他看来，语言与世界的逻辑本质具有同一性。他认为语言为了真实地反映世界，不仅应该是准确的，而且是逻辑完善的，这样才能够反映世界的本质结构。正因为如此，语言才能够精确地描述世界，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图像。但是这种语言不是我们的日常语言，而是精确、理想式的形式语言。

（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理论发生了转变，他承认自己前期看法存在一些问题，重新看待语言与逻辑的关系。他认识到，语言与世界这种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假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统一的语言的逻辑形式，因此语言与世界的单一对应关系也就无从说起。事实上，我们也无法看到世界具有这样的逻辑结构。所谓的语言逻辑性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指的是语言的一些句法，而语言的句法取决于语言的用法规则；语言的用法规则又取决于使用语言的人类群体的生活形式及语言的使用习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可以大致认为：语言是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中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的语言游戏（language - game）。^{[2] (25)}“语言游戏”不是刻意追求统一的本质，不试图建构语言与世界的理论关系，而是关注语言和语言意义的多样性，只有通过语言的使用，人们才能理解语言的规则，并获得判断语言意义的标准。他的语言观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通过语言关注人和人的世界，把语言作为一种生活现象、文化现象和时间形式来考察。在人类社会中，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鲜活的、动态的，富于变化的。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意义，而是在一

定的语境下才具有意义。同时，世界也并非是按照某一特定的结构组成，然后再把它的结构用语言正确或者错误地表述出来的，而是有多少种语言的描述方式，就有多少种世界的组合方式。^[3]后期维特根斯坦着力于对“日常语言”而不是“理想语言”的分析和研究，解决人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使人们更好的生活。

二、言语行为理论

1.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

英国牛津学派分析哲学家奥斯汀 (J. Austin) 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他的这一理论的创建将人类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语言的功能不仅是描写、反映，更大的作用体现为它是一种行为，可以行事。根据奥斯汀的观点，在日常语境下的人际交流中，语言行为是可以分类的，即言内行为 (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 (illocutionary act) 和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 三个不同层次的行为。^[4]这三种行为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既是言又是行，都体现了“说话也是做事”的观点。奥斯汀认为，为解决一些哲学上的问题，研究者应该从实践的角度把句子看成言语行为的一部分来研究。

2. 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学生塞尔 (J. Searle) 对其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将言语行为理论重新归纳和整理使之更加普遍化、系统化，并且完善了有关言语行为的一些基本概念。他将以言行事分为五种基本类型：断言式、指令式、承诺式、表达式、宣言式，并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 (Indirect Speech Act) 这一理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是塞尔的语言哲学的核心理论，它是“通过实施另一个行事行为而间接地实施的一个行事行为”^[5]。然而，有些间接言外之意具有不确定性，他受制于语境、背景知识、发话人和受话人的共有知识或受话人的推理能力等才能推断出来。因此言语行为理论的诞生和发展使语言研究的重点从句子本身的结构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突出了用语言的社会功能。

塞尔认为，间接言语行为可以分为规约性 (convention) 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 (non-convention) 间接言语行为。规约性 (convention) 间接言语行为指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对句子的字面意思作出一般性推断的间接言语行为。这类行为指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习惯用法或语言形式，听话人很容易理解到语言的言外之意^[6]。它主要是出于交际的礼貌原则，说话人为了表示对听话人的礼貌、客气或是尊重，或为了缓和语气而使用。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则情况复杂且具有不确定性，要依靠交际双方共知的背景信息、所处的语境以及会话原则来推断说话人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听话人在识别这一现象时往往通过语外因素进行推理^[7]。塞尔的新分类和其所依据的标准更加系统、规范，因此成为关于言语行为的权威理论，并为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言语行为理论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交集

言语行为理论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论为依托，同时又是其语言哲学观的继承和发展^[8]。二者在对待语言的关键问题上存在非常大的相似性，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在如下两个方面存在的契合点。

1. 语言的意义

事实上前期维特根斯坦就认为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语言是命题的总体。所以语言才能够描述世界，语言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图像。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才能最终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它表明语言不仅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手段，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只能在语言范畴内完成对世界的认识。^{[2] (26)}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没有共性或者本质的。语言是以目的为导向的、复杂的社会活动，即“语言游戏”。语言的意义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用法，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语言具有不同的用法，因此语言的意义是不精确的，是具

有可变性的。有学者归纳出语言游戏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如自主性,多样性,异变性,目的性,自明性等等^[9]。这些特征表明不能简单地从工具论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及其规则,不能将语言看成一种透明的中介物。语言恰恰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这些复杂的“语言游戏”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人和人的世界,同时也折射出语言自身的某些特质。语言的意义要在其使用中加以把握,语言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日常语言的用法^[10]。对语言的反思或批判也应该在语言的使用中进行。语言的意义完全体现在使用中,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这一观点促使奥斯汀和塞尔十分看重语言在人类行为方式中的意义,这也促进了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受到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启发,塞尔拓展了传统语言学派主张的意义的概念,在语言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塞尔把言语行为界定为语言交际的最小的、最基本的单位;在探讨语言的意义问题上,把言语行为放在中心位置。塞尔主张研究语言的意义需要从意义、意图和惯例三者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通过说出一个语句完成一种言语行为,一般说来也就是使这个语句的意义功能得到实现,因而一个语句的意义既与说出这个语句的意图有关,也与这个语句在一定语言中的使用惯例有关。言语行为理论解释了日常生活中看似并不相关的话语是如何有效行事的,揭示了话语意义和施事目的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阐明了语句的字面意思和说话人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使人对语言表达、意图理解的过程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事实上就是通过研究语用行为来研究意义问题^[11]。可以说,将语言的意义研究由语义深入到语用阶段,在语用学及语言哲学上贡献是巨大的。

2. 语言的存在方式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本体,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因此语言一定要在具体的时间、空间中展现自己。语言通过被使用而展现在现实之中,进而有了现实意义。对语言的理解只能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以游戏的方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形式”中,“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2]。他认为现实中的语言通过“家族相似性”而互相联系,由于“家族相似性”的存在,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才能够既区别又联系,这样语言就能够以现实的方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这是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的核心之一,通过这一概念,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语言存在方式的全新视角。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的日常语言就是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语言存在于语言游戏的使用中,词语和语句没有独立的确定的意义,它们的意义要视它们存在于什么语言游戏中而定。在现实生活中,语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自身具有开放性,像游戏一样无法找到共同的本质,它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而是相互交叉的,也就是语言的某一表达形式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含义。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没有一个统一的本质,它们只是具有互相重叠和交叉的形似关系,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家族相似”。而语言的用法规则是与人们的具体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生活中学习语言的用法和了解语言的规则,同时也在生活中判断日常语言是否符合语言的用法与规则,这些规则根植于人类的“生活形式”中,于是“生活形式”就被纳入语言学的视野之中。因此,对一种语言的正真理解,在了解语言的哲学意义的同时还要知晓语言的存在方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存在于种种生活现象和生活实践中,这使他的语言哲学摆脱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影响,转向了实践哲学。

同样,间接言语行为理论重视现实语境以及交际双方的参与,说话人依赖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及推理能力传递言外之意,不赞同那种只考虑语句的字面意义,不顾及语句被说出时的语境影响,或者仅仅参考语句中各个词的意义和这些词句组合起来的句法规则。因此言语行为理论恰恰是人类“生活形式”中各种不同“语言游戏”的体现。语言就是以不同方式存在于不同的语境中,通过不同的言语行为因而产生不同的交际效果,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

四、结 论

后期维特根斯坦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开拓了语言哲学的新时代,为后来的语言哲学和语

用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就是从会话交际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意义，把语言当作人类行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意义哲学的研究拓宽了视域，而且为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做出了全新的思考。通过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到，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对言语行为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二者在对待语言的关键问题上存在非常大的相似性，言语行为理论是其语言哲学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 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4.
- [2] 刘辉. 本体论视域中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J]. 外语学刊, 2010(6).
- [3] 刘林.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实践哲学转向[J]. 外语学刊, 2009(4):19.
- [4]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92-93.
- [5] 姜望琪. 当代语用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48.
- [6] Searle J R. Speech acts[M]. //Martinich A P.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7.
- [7] 芮燕萍. 间接言语行为及其哲学意蕴[J]. 山西大学学报,2009(9):69.
- [8] 金立,廖备水. 会话、心灵与实在——塞尔言语行为思想的三个纬度[J]. 哲学研究,2010(3):51.
- [9] 涂纪亮.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1-22.
- [10]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25-26.
- [11] 肖亮荣. 从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看 Searle 的语言哲学观[J]. 山东外语教学,2000(3):13.
- [12]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Inc. ,1958:8.